

世相百态

候诊室里

■周彭庚文

走近外科候诊室,里面已人头济济。候诊室面积不算小,摆放着好几排椅子,少说也有30多个座位,但此时,已没空的了。连不太宽的走道里都站满了人。而第三排的第二个位置上,只放着一个小包,空荡荡的位子显得特别注目。我心里不由奇怪,这座位怎么没人坐呢?莫不是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”,该我免受站立之累?

不及细想,便从人缝里挤了过去,对坐在旁边位置上全神贯注盯着手机的女士轻轻地说:“请问,这放包的位置有人坐吗?”女士头也不抬地说:“有人。你没看到放着包吗?”大约是对我打扰了她的不满,或许是问的人太多了,令她不胜其烦,这句反问够尖利的。我听出的含义大约是:既然看到了包,就该想到是有人放的;既然知道有人放的,就该想到此人是要坐这个位置的,就如我们当年排队买菜,一块砖头,一个破篮子,就可以代表一个人一样;既然知道这个位置已“名花有主”,还要喋喋不休地问,岂不是不经思考,或是脑子缺个角?遭此反问,我深感尴尬,连声说:“对不起,对不起。”直起身子,站在一旁。

望着仅存的有包而无人坐以至于令我想了非非的空位置,我想起了当年插队的地方流传很广的一句话:“好吃的棟树果儿,等不到正月半。”秋冬,树叶渐渐飘落,唯有棟树的圆溜溜、黄澄澄的果子,密密地悬挂在落光树叶的枝头上,在寒风中显得特别的诱人,引发经过的人无限遐想。但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,别看它长相甜美,却浑身浸满了苦汁,不慎入口,能苦得你舌头发颤嘴巴僵,自扇耳光双脚跳;而且,它,会像狗皮膏药般沾在味蕾上,水冲不掉,手抹不去,非要折腾得你面孔黄白,眼睛流泪,嘴唇颤抖,鼻孔翕动,才会悄悄地褪去。更可怕的,它不仅苦,还有毒。

长期以来,我总认为自己对这句话参悟得够深透,做得也不错。遇事审时度势,随遇而安,不存非分之想,不伸非义之手,不涉是非之地。对钱财,不贪蝇头小利,不图他人施舍,不盼天上掉馅饼,不冀地下冒珍宝,不想路上拾钱包,不企水上漂外快。真想不到,今天,却在一个“空座位”上栽了跟头。虽然这个“跟头”无足轻重,无关紧要,不值细究,但再想想,一个“空位子”的“漂亮棟树果”就让自己犯了迷糊,真是提高判断力、分析和决策力,永远在路上。

大约是低头看手机太久了吧,女士抬起头,转转脖子,才发现周围满是人,或坐或站,不少人双眼正盯着她旁边的空座位。“嗨,瞧我,只顾玩手机,让这么多人把我看成‘自私小人’了吧。”她笑着对我说,声音却很高,显然不只是说给我听,“刚才有个老人把包放在这儿,让我代为照应一下。”原来如此。我忙打圆场:“受人之托,忠人之事,好,好。”我也不知这两个“好”究竟是指什么。“老伯伯,这个位置你先坐吧,待她来了,我的位置给她坐。”她说话挺爽快的,边把座位上的小包拿起来。

我和周围的人,都把目光齐刷刷地射向她,我想,大家的想法肯定是同样的:我们都错看她了。看来“耳听为虚,眼见为实”后面还得再加上“调查研究,再下结论”啊!

岁月悠悠

我的班主任老师

■何云龙文

六十多年前,我家从南市区搬到提篮桥区(现为虹口区)的虹镇老街,而我仍在南市外马路小学读书。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,每天奔波二十公里去上学,时间大多花在路上了。每天一下课,就要急着往回赶,天黑才到家。好在少不更事的我,不知愁苦的滋味。

有人说,你家长对你太不负责。也不怪爸爸妈妈,他们都是文盲。爸爸靠拉橡皮塌车赚点钱养活一家。妈妈每天下午去金陵路贩点酱菜,第二天早上到爸爸那的停车场摆摊头,赚点小钱补贴家用。爸妈总是说有文化没文化到厂里一样工作,从不管我的学习之事。

这虹镇老街,是上海有名的棚户区,一条臭河浜里整天冒着泡泡,臭味薰天。我想上学去,不想白天也待在这里。那年的冬天特别冷,朔风呼啸。我每天早晚在凛冽寒风中奔波。没有棉衣棉裤,实在难熬,常冷得发抖。有时为赶路,没做功课受到批评,比寒风刺在脸上更难受。

下个学期开始前,终于决定转学。辗转了几个小学,可能身上衣服太寒酸,他们都不收我这个转学生,最后到岳州路小学。那时全市轰轰烈烈搞公私合营运动。这家小学原

是私立,刚转为公立。他们收下我这个穷学生,每学期收六元学杂费。

班主任王秀清老师四十来岁,教我们语文、数学,课堂纪律很好。下课后王老师从不急着回办公室,总是和同学说说话,问寒问暖。因为曾是私立学校,在这里读书的同学家境都不错,穿得光鲜靓丽,只有我一副寒酸相,一眼就知我是个穷孩子。王老师对我这个从外校转来的学生特别关心,时常对我说,有不懂的地方要问。

后来班上成立课外读书小组,王老师让我当组长,我格外高兴。每周三下午课外活动,我就和同学们一起读书讨论。当时我们人手一册柯蓝、赵自写的《不死的王孝和》,使我们潜移默化受到革命传统教育。

由于家里只有一间房,吃、喝、拉、睡都挤在一起。爸爸晚上睡觉要关灯,我没办法做作业,所以常常不参加课外活动,待在教室里做功课。王老师知道后,叫我晚上去她办公室做功课,那里灯火通明,不少老师也在备课或批改作业。办公室里,王老师安排我在一张小桌上做功课,课外作业不多,一个小时就全做好了。

王老师后来看我一直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,问我为什么不勤换洗。我不好意思,轻轻告诉王老师,我只有这一身外套。星期天脱下来

洗好,晒干。如果下雨,常常要穿两星期。王老师摸摸我的头,轻轻地说:我来想想办法。

后来,王老师通过她的好友、同事欧阳老师,送了我一件大半成新的咔叽蓝中山装。我把衣服拿回家,妈妈直夸王老师好。

春游了,去万国公墓和西郊公园(现为上海动物园),同学们纷纷报名参加。王老师在名单上没有见我的名字,问我:“你怎么不参加春游呀?”我低着头轻轻说:“爸爸没钱给我。”

王老师知道我家穷,付不起春游费。她点了点头说:“你要去,集体活动要参加。”我不作声。

第二天中午,王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,微笑着轻声说:“同桌张临湘帮你付了四角钱,星期天一起去春游吧。”

当时,我眼眶有些湿润。多好的老师,多好的同学。

星期日,天特别好,微微春风,天上一朵朵白云。我们乘上包车,第一站就是万国公墓,祭扫王孝和烈士,同学们排队默哀。然后,由我朗诵自己写的《献给王孝和叔叔》的诗。诗不长,引用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保尔一句名言“人的生命只有一次……”朗诵效果很好,得到了王老师的表扬。

午餐时,同学们拿出面包、饼干、水果。而我什么也没有,觉得难为情,悄悄躲了起来。王老师不知怎么知道我中午没东西吃。一位女同学领王老师找到了我,微微笑着塞给我

一个面包说:“这是顾佩玲同学给你的,她带的东西多,吃不下了。”

“我不饿……”我喃喃说着。

“同学给你,你就收下,中午不吃怎么行。”王老师带着责备的口气说。我接过面包,狼吞虎咽地大口啃着,感激的话说不出。

光阴荏苒。到了夏天,大家开始准备考初中,王老师为我们组织了复习小组。班级里有位黄同学功课较差,王老师指定我帮助他。我每天上午去黄同学家,我比他大两岁,他叫我何大哥,我很不好意思,但我乐意帮助他。有时下雨天,我没雨伞,淋着雨也去他家,一直坚持到考试前一天。

我班同学,有的报考继光中学,有的报考五十八中学(现名澄衷中学)。发通知那天,大家都来到母校,全班同学都录取了。黄同学录取建安初级中学,老师说那学校离他家近。这天,同学们都高兴极了,唱呀、跳呀,像过节一样。

开学后的日子里,我们几个同学约好周六晚上去看望小学班主任王秀清老师。

王老师家住在山阴路一条幽静弄堂里,三层阁显得有些拥挤。她热情接待我们,还叫女儿买来棒冰招待大家。

我们七嘴八舌汇报中学读书情况,比我大一岁的刘同学最近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。王老师鼓励我们努力学习,争取早日入团。我们谈着笑着,笑声从窗口飘出去,在幽静的弄堂里荡漾。

诗抒胸臆

一片落叶

■李国言

一阵北风
路边一片落叶被掀起
醉了似的
在空中飘忽翻飞

幸运的是
它落在了我的掌心
瘦骨嶙峋
轻得几乎失去了分量
捧着它
犹如捧着一段丰满的岁月

小心翼翼地
将它放在街心花园
好让它沐浴金色的夕阳
做一个暖暖的甜甜的梦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

芳华(共青森林公园) ■黄伟勋

意犹未尽

入山

■许军展文

入山,就仿佛是入了禅意的空灵之境。山是那样的高深,像世外的青衣道观,摆了道场,云烟缭绕中,用山风,用清溪,用幽草,用花木讲经。而一个“入”字,人和心似绝了红尘,如草木般行走深山,成为其中的一花一叶了。

春色入了桃花人面,秋光入了茱萸丛,落日入了孤村,清风入了帘,柳影入了涟漪,月色入了读书灯……世间万物,都有归去处。我总幻想,我在光阴里,是一串马蹄声,入了林深

处,似一缕炊烟,入了山中人家。

极迷恋“入山”二字,每遐思之际,总想到辛弃疾一首《蓦山溪》中所言及的,风烟杖屨、行穿窈窕之美意,好似一路走在那停云竹径里,随处都是不肯入诗的野花啼鸟。何须入诗呢?山川大美,就那么野着,野在山林,野在闲云边。如论入山之妙,我想这一路能赏得这样不肯入诗的几丛野花几只啼鸟,真是美哉事,幸福事。

每每亲近自然、流连花草时,总是很忘我,欣赏、拍照,甚至与花言,感觉忙得不亦乐乎,忽然一抬头,看到远山尖上一朵云,便怔了一下,禁不住一笑,微微一笑,嘴角的笑涡,便像个小笼子,捉了一朵云进来。

山中静也净,山是自然本心。只有花与木,流水与云天,时间是你的,

你也是你自己的——信号薄弱,收不到外来的短信电话打扰,与外物外人失联,甚至能与过去的自己失联,只有此刻、眼前、当下,需要面对的,只是自我,只是本心。

多年前在苏州时,曾在天平山路走了好几个下午,山中有风,轻轻吹着那些叶子,拂着我的脸。那几个下午,我就那样无所事事、闲闲散散地走。我不觉得孤独,因为有好风徐来。我知道,我所有的心事,都可以如此交给风去纵宠一番,那些惹上眉眼的、羁绊内心的苦愁、纠结,转过山的另一边,不见人影,不闻人声,觉得秋山愈加空寂。

所幸,随路还有清溪,不时听见流水鸣琴,琤琮之声传入耳际,令人心安。

临溪的水杉树高丈余,羽状复叶

隐隐透着黄意。

桥头有棵乌桕,不知树龄几何,树干粗壮,上面有纵向不规则裂纹,老劲而沧桑。乌桕树亭亭如盖,绿荫匝地,迟钝得好似感觉不到秋气凛冽,已然兵临城下。

入山,每走一步,欢喜天真,舒展自在。入幽处尘嚣顿忘,临溪处烦恼自消。少时读王维的《青溪》,心中软红十丈,也愿醉笑三千场,可是还是会为那一句“我心素已闲,清川澹如此”而动容;岁渐长,则更喜欢王维初入山,一路逐青溪而去的天真自在。一身清风,手弄流云,沧海桑田都收纳好,不轻易示人。

云影的树下,斑驳点滴,像往事被光阴的漏斗漏下的一声问候,而此时清风徐来,摇着影,好似那是故人的消息,摇曳生姿。